○2023/4/18 星期二
○责编/米永霞 美编/吴丹 校对/钟燕城
河源日报

乡村札记

■封期任

回不去的地方

漂泊久了，回家的路已被秋风一天一天啃瘦，瘦得像那截炊烟，慈祥地散落在风中。

温婉的笑容，倒叙的阳光，在高过老屋的茅草里渐次失去鲜活的光影。

窜上窜下的麻雀，在日渐消失的光影里，把打麦场上那粒麦子啄成一弯清冷的月光，照着那个想回而又总回不去的地方。

在回不去的地方，我想起疯长的草鞭，把静卧的远山抽得一阵一阵的痛。

想起那条沉寂的河流，携着那只水鸟，缓缓地穿过眉梢。

想起那头憨厚的老牛，拖着断齿的木犁翻犁着漂泊的日子。

这些时日，流浪狗的嘘寒问暖，一次比一次少，一次比一次远。

一次一次忽略了老去的山，老去的水，老去的树，老去的草，和那道老去的目光……

于是，我把一颗纯净的心，化成一枚动词投进故乡的河流里。

回乡……

到乡下去

砍柴、烧水、放牧……

随意抓一把麦香，拂却浑身的尘埃。

与山为邻，与水为邻，与那些禅意的花朵为邻，做一头低头的牛，在啃食的青草里，咀嚼生活的原味。

看日落星升，独处一片静谧。

采摘一片草叶，沐浴着阳光，烘干内心的潮湿。

聆听一声鸟鸣，不辜负日渐短促的光阴。

即使，明天我即将老去，抑或死去，我依然携着那缕草香，穿过光怪陆离的灯光和玄幻的夜色。

把我的骨架，献给山岗、原野、土地和河流，以及那些根植于乡野的山民。

到乡下去，找回丢失的记忆，和那些高贵的情感。

坐在一缕炊烟里，渴望母亲再次喊我的乳名。

随一只布谷鸟，走在催耕的路上，把心事磨成一把犁铧，结拜憨厚的土地，和一生低眉垂首的人。

在农谚里唱一首老歌，牵引出一声犬吠，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归来的蹄声

在乡下，看老牛的蹄子，踏碎落日余晖。

看扬长的牛鞭，把一天的光阴，甩进逶迤的烟霞里。

一天的劳作，顿悟成宁静。

归来的蹄声，寓意一种朝向。

寓意着的鸟儿，欢喜地擦过檐口，栖息树丛。

抖动的翅羽，在幸福和自由的诗境里，把所有的念想和幸福的光影，交给了远山，酝酿明日的新曲，和酒……

风，不紧不慢，把丰盈的情感，蕴藏在那群温顺的牛后。

轻轻。

软软。

拂过静默的山峦，拂过那根拄着的拐棍，和遮额搭棚的手势。

花、草、树，以及呼吸的岩石……

踏着苍茫的暮色，随着我降下的身段，和被余晖洗净的魂魄。

走向村庄，及祥和的夜。

村庄的呼吸

风把最后的誓言，吹成银白的露。

蚱蜢把最后一个蝶影，折叠成梦的衣裙。

喧嚣过后，父兄把咸涩的汗水，酷制成一脸笑靥，挂在村口那棵柿子树上。

我在远方，也能看清他们的容颜。

摇摆的枝丫，覆盖荒芜的路。

翻晒的辞藻，渴望站台的汽笛，作别霓虹、作坊，和低矮的工棚。

霜、雨和尘土，压弯了我的翅膀。

压弯了的梦、许诺和愿心，像草絮轻扬。

我站在季节深处，拔下一片羽毛，写下一地空白。

所有的爱、期待和牵挂，瞬间羽化成一只雁。

扑进暗夜，聆听村庄的呼吸，拨动喑哑的弦。

穿过父兄的第六根肋骨，暖和那粒寒星。

一起恭候春，及那轮太阳。

接纳每一次风雨的问候

青涩，渐次熟稔。知性的雨点，便以缅念的姿态，切碎春夏之交的坚硬。

尽管突兀而来的寒意，袭扰树荫吐菲的记忆，而窗前听雨的鸟儿依然亮开嗓子，在苍野之间鸣唱着翠绿和璀璨。

依然一遍一遍地叫喊着催耕，不断萌生着梦呓。

依然恭迎着一场谷雨，渗透到季节的内核里，氤氲木犁翻动的深邃。

静，或动，无不是这个季节鲜明个性的彰显。

浅，或深，无不把一些温润，提炼成梵音萦绕的禅意。

只想随性拔出一根白发，串接生活的琐碎。

任风，静静地吹。

任雨，静静地下。

人间最美的季节，欣然地敞开怀抱，接纳每一次风雨的问候——

一地俚语

把所有的热量搜刮到肚里时，雨水也就温柔了许多。

草垛旁，不经意间响起了童谣。

抿嘴一笑的雀鸟，带着一种惬意，把“天凉好个秋”的承诺，折叠在一地金黄里。

磨亮的镰刀，挥向向阳的山坡，把一地俚语挥成了一季的收成。

那些在粮仓里雀跃的辞藻，把农事的谚语，写进村庄，写进老屋，写进一脸的笑靥里。

秋风，就是这样的深情，每过一处，都要留下美好的愿心。

每过一处，都要把枝头上那些嫩绿的念想，吹拂成猩红的诗句，且挂在大雁的翅羽上，南飞。

我依靠着季节的门楣，在雁叫的温婉里打听风声，相约渐次离去的蝉琴蛙鼓，用偶尔的一两声弹唱，唤回远逝的足音。

一如一阕山水，在秋天，在梵音缭绕的世界里，晾晒我的爱情。

村庄的另一种形态

一头牛，在农谚里把时光嚼碎。

一只鸟，擎着最初的念想，在日渐泛红的叶影中，吹响家乡的牧笛。

一首老歌，流淌着原乡人的味道，把熟稔的音符洒在山间。

磨亮的镰刀，收割一季的收成，看草籽、葱蒜和豆角，以及油菜和小麦的种子，蛰伏在温润的田土里。

把父兄挥洒的汗水，酿成一碗烧酒，醉了沸腾的村庄。

我站在炊烟拂过的城郭里，守望风与谷的低语。

不说雁阵啼叫的温婉。

不说河水复活的纯清。

我只在日渐瘦削的路口，问询那棵老槐树是否读瘦了一寸一寸的光阴？是否像母亲一样扯开沙哑的嗓子，一遍一遍地喊着我的乳名？一遍又一遍地喊疼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花、草、树，以及那只泣血的鸟，把咸涩的往事，啼成思归的露水。

还扯一朵白云，擦拭思念的伤口，在挖掘机刨开的废墟里播下一个心愿。

浸血的目光，带着进城的农谚开始迁徙。

那颗安插在十万大山里的种子哦，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始叙述——

叙述一朵祥云，在老去的时光中，栽种秋天的母语。

叙述渐次变凉的季节，越来越懂那一声犬吠传出的乡音。

无论枫叶飘落。

无论霜雨日趋迫近。

我的心，同母亲一样，

山里，或山外，都洋溢着春。

帮老爸“云”回老家

■王国梁

老爸在我这里住了快一年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回老家。我看得出来，他思乡心切。我经常看到他站在窗前，朝着老家的方向眺望，眼神里有点落寞。尤其是最近，正是老家乡民们忙碌之时，老爸更想回家看看他日思夜想的老朋友以及那些亲切的庄稼地了。

那次老爸对我说：“不知你五叔在咱家田里种的麦子长得啥样？”老爸年纪大了，种不动庄稼了，于是把土地交给五叔打理。五叔种了老爸的地，他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心，总是打电话嘱咐他该怎样做。我说：“爸，我五叔种了一辈子庄稼了，还用你给他讲怎么种吗？你这样说，他会不高兴的，觉得你不信任他。”老爸呵呵一笑说：“没事，你五叔知道，我不是想指导他种庄稼，就是想跟他聊聊老家的事，聊聊庄稼的事。”我心中一动，没想到老爸对老家的感情如此深切。

后来我听同事说，有一款软件，可以通过定位看到想去的地方。如果想看看老家，可以下载试试。我按照同事说的方法，下载了这款软件。用这样的方法来缓解老爸的思乡之情，应该不错，这样算是“云”回老家了。我打开软件，招呼老爸过来看。果然，手机上出现了熟悉的风景、农家房屋、村中小街，很有身临其境之感。老爸看到后，眼神里闪过光亮，即刻就沉浸到熟悉的风景中。他感慨地说：“现在真是太好了，用手机就能看到老家！”我们还通过这款软件，找到了自己家。老爸有些欣喜若狂，连连说：“真好！真好！”

妻子见我们看得热闹，说：“想‘云’回老家何必这么费事，赶明儿跟老家的人视频不就行了吗？”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五叔和老爸都用老年手机，无法视频，不过可以让堂弟帮忙。通过手机视频，可以更真切地看到老家的风光，实现回老家的梦想。决定之后，我跟堂弟联系好，让他带老爸“云”回老家一趟。

那天点开堂弟的视频后，看到他正站在家乡的麦田里，五叔也站在旁边。堂弟笑呵呵地说：“大伯，您不是想这些庄稼了吗？瞧瞧，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老爸在视频里看到堂弟和五叔，还有麦田，兴奋地说：“老五，你种的麦子长得真不赖，我在手机里看得清清楚楚的。”五叔大声说：“大哥，今年的麦子肯定大丰收！”老爸嘿嘿一笑说：“老五，你这嗓门还是这么大！”五叔哈哈大笑。老哥俩聊着笑着，堂弟的手机里，画面不断切换，尽量让老爸多看到些家乡风景。

堂弟说：“大伯，我带您去咱村走一遭，把您想逛的地方都逛逛。对了，您不是最想去村东的果园吗？咱这就去！还有，今年很多人都种了大棚草莓，一会儿咱去大棚里看看。不过呢，这草莓光能看，您没法吃着，咋办？”老爸哈哈一笑说：“没事，看看就行了，大不了多咽几次口水！”堂弟的手机牵引着我们，把村东村西都逛了个遍。有时在路上走的时候，堂弟会关掉手机。只要堂弟的视频一发过来，老爸的眼睛就紧追着手机屏幕。他跟堂弟和五叔说说笑笑，笑声时不时荡漾着。老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过了。

我告诉老爸，这叫“云”回老家，听上去是不是还蛮诗意的？老爸笑说，对，就像腾云驾雾回老家一样，很快就到了，还能把老家的风景看个够！

老屋檐下时光暖

■马亚伟

诗人叶芝的心灵故乡是因尼斯弗里湖岛，他写道：“我要起身离去，去湖心小岛因尼斯弗里，用黏土和树篱，搭建一栋小木屋在那里：我将种植九垄豆角，为蜜蜂建造房宇，孤独地生活在蜜蜂喧闹的林间空地……”读着这样美好的诗句，我不由想起了自己的故乡。

故乡遥遥，却是离心灵最近的地方。我想念那饱经流年沧桑的老屋，想去老屋的檐下坐一坐。

每次端坐在老屋的檐下，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多年流离的岁月瞬间消失，我重新回到了起程的地方。光阴寂寂，整个人仿佛卸去了浓妆华服的演员，面对的是最本真质朴的自己。

回到老屋，我一定会在檐下坐上一会儿。午后，院子里静静的，阳光洒落，光线迷离，让人有些恍惚。老屋被流年洗过，显出斑驳之痕，每一块砖瓦都有一个故事。屋檐似乎是一种隐喻，它首当其冲地经风历雨，充当着老屋故事的见证者，是家的代名词。岁月来风，吹走了多少过往，时光的脚步似乎也停止了。庭院上空的天依旧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云朵也是几十年前的样子，让人生出“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感喟。老树粗壮，是又一个老屋故事的见证者，也是老屋的守护神。多年里，我亲眼看着这几棵树从亭亭玉立到壮如华盖。那些荡秋千、摘槐花的往事，掠过心头，我轻轻地笑了。

我坐在老屋的檐下，感觉时光舒缓悠长，是“从前慢”的格调，心顷刻间就静了。我不发一言，只是用心在与老屋低语，与岁月低语。一阵风过，有树叶的响声传来，院子里更显出安静的氛围。久久静坐，会让人忘记俗世纷扰，回归孩子般清澈的内心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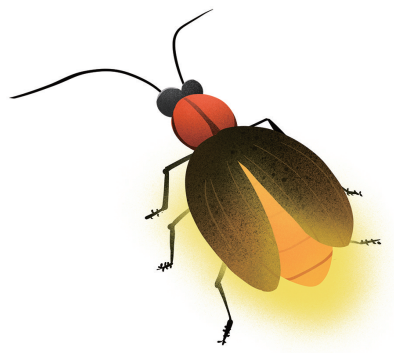
我在老屋的檐下静坐，看似是在消磨时光，实则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有一年，我的事业和家庭都遭遇了危机，每天陷在一团乱麻中无法理出头绪，到后来连正常的工作也无法继续。我请假回了故乡，连续几个下午，我呆呆地坐在老屋的檐下，一句话也不说，有时看着檐下的家燕飞进飞出，就傻笑一阵。母亲吓坏了，怕我出什么事。我只是淡淡地告诉她，没事，过几天就好了。我看着院子里熟悉的一切，听着每一个细微的声响，感觉自己的心在一点点变得轻松。老屋檐下时光暖，庭院的风荡涤着心上的尘埃，一遍又一遍，我终于找回了自己。几天后，我又开始活蹦乱跳，重新规划人生。有时候，坐在老屋的檐下，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能够让你重新打量自己。那个在迷途中不知何去何从的你，被老屋牵引，于是你毅然决然选择回归。家的屋檐告诉你，不忘初心，方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这样做跟我的一个朋友很像，他经常回到故乡，说在自家的土炕上睡一觉，就能找回自己。是的，我们都是飞在外面的人，辗转在异乡，就像无根的浮萍一样，难免会迷了路。因为迷失，我们可能会失落、迷惘、忧伤、寂寞、虚荣、狂妄……那时候，我们就是折断翅膀的鸟，无法再次起飞。

而故乡的老屋，是离心最近的地方。坐在老屋的檐下，你会找到自己最初的模样。初心依旧，你便不会轻易迷惘或者狂妄。当你累了倦了，回到老屋的檐下，听听风声，闻闻花香，寻回失落的梦吧！

萤火虫

■黄滨娜



四月的一个晚上，在离县城六公里的小镇里，漆黑如墨。彼时的我坐在一个农家小院门前，感受着乡镇的夜。周围有数个小水洼，没有一点灯火。黑暗中望到隐约的苍穹和群山拱起的脊背。

天地如此静穆，四野无声，我坐在石凳上默默想着心事，父亲很久没有来信了，外婆的身体又开始变差了，阴沉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变晴……突然，我看到了不远处荆棘丛里一点细微的光在飞舞，它发着荧绿色的光，忽明忽暗，一闪一闪地绕过草丛，绕过小水洼，飞到我的周围，那是久违的萤火虫！它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凝视着它，那小小的身影在黑夜里闪着温暖的光，驱逐孤独的心灵。几分钟后，它渐渐飞远，直至消失在夜色中。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萤火虫了。上一次看见萤火虫还是十几年前在家乡，那时候我在山上迷了路，不小心摔了一跤，重重的身子惊动了草丛里的生灵，当我含着泪爬起来的时候，一群萤火虫在我周围飞舞。那一刻，我惊呆了。我伫立不动，凝视着漫天飞舞的精灵，像跌入了童话世界。据说萤火虫对生态环境的要求特别高，要特别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茂盛的植物，才是萤火虫理想的栖居地。

萤火虫俗称火金姑、亮火虫，是昆虫纲鞘翅目萤科中能够发光的昆虫。在中国民俗文化中，关于萤火虫的诗词、典故和谚语也是丰富多彩。文学作品中最早描写萤火虫的是《诗经》。《诗经·豳风·东山》载：“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其中的“熠耀宵行”就是指萤火虫。意思是萤火虫如同磷火闪闪地在夜间流动，渲染了家乡荒凉阴森的景象。唐代杜牧《秋夕》诗也出现了轻扑萤火虫的画面：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此后，历朝历代，无数文人墨客以萤火虫为意象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来表达各种复杂的人生情感。文人的歌咏，使浪漫的萤火虫多了一份厚重的文化底蕴。

不管是童年的萤火虫，还是诗词中的萤火虫，它的出现如降临凡间的精灵，点缀夜中的乡村，照着我们的心灵。

当我回到城市，路过霓虹灯迷离闪烁的街道，登上楼顶，俯视万家灯火，觉得所有的灯火都没有隐藏在山间的一只萤火虫让我铭记在心。